

把思想靈魂注入作品中



朱大可

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朱大可，文字兇猛，觀點犀利，素有「文化恐龍」、「一劍封喉」之稱。但甫一見面就打破了記者對批評家的刻板印象，眼前的朱大可圓圓的臉，中等身材，有一些微胖，目光炯炯，卻並無想像中的凌厲張揚之氣。這次，他帶着自己的新書《長生弈》受邀前來鄭州舉辦讀者分享會。在研究上古神話長達20餘年後，如大家所言，「他終於出手了」，雖是初次嘗試長篇小說，但是在他看來「重要的不是技術，而是思想和靈魂」。分享會前朱大可接受了記者採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朱大可十分關注歷史和神話。

中國神話多以口耳相傳或文字記載的形式流傳，最初的文字記載散見於《山海經》《水經注》等，但其體系複雜零散，學術上存在諸多爭議。

神話是永恒的主題

近些年來，國內以神話為題材的影視文學創作熱度悄然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推神話研究工程。在朱大可看來，神話題材創造熱潮的興起一定程度上有西方影視工業的示範效應，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神話是人類文明永恒的主題。「靈魂的慾望投射在文本裡形成敘事的古老原型，與當下的現實產生共鳴，沒有神話我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表達內心的慾望。」朱大可說道。

對朱大可來說，歷史和神話始終是他最關注的兩個領域。經過20餘年的研究，2014年，他的研究成果《華夏上古神系》問世，從跨文化的全球視野角度出發，運用人類學、史學、語言學等工具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顛覆了大眾的固有認知，被稱為繼全球智人源於非洲，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的「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

在採訪中他對中國神話的起源和流變娓娓道來，他指出中國神話之所以如此破碎是因為經歷了四次歷史上大的毀滅，之後又融入了來自波斯、印度等外來神話，更為有趣的是中國神話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被中國歷史偷換了，比如中國的能人也容易轉變為神，愈加造成原來的面目難以辨認。

但是學術理論畢竟枯燥，朱大可從這時候就萌生了將《華夏上古神系》做成小說的想法。此前一段時間，他推出了系列中篇小說集《古事記》，包括《字造》、《神鏡》、《麒麟》三本中篇小說。《長生弈》是其首部歷史魔幻長篇小說，講述的是東周初期，春神祭司伯夏奉紂王命尋找「不死者」彭祖，意外打開通往冥界大門的古老傳奇故事。

寫小說圓潛意識夢

作為一名嚴謹的文化學者，如何能夠使神話和歷史都在小說中得到平衡呢？在朱大可看來，歷史和神話是統一的，

而這背後有共同的本性——人類慾望。投射在這本書中同樣如此，長生自古位於中國人願望的前列。如今遍及中國城市的「廣場舞」不也正是健康、養生、長生慾望的一個表現。

同時他也坦言：「要做到個人經驗、想像、神話、歷史的四維統一，非常難。」所以，大框架上他選擇以歷史為骨，神話為肉，以時間為邏輯展開敘述。即使是在小說寫作中，朱大可也不捨棄素來與眾不同的本性，而導致一種寫作的內在精神分裂，在小說中既包含古典英雄主義，又有微弱的反諷和解構元素；既有入世的儒家精神，又有出世的道家精神；既要尊重歷史，又要打破框架，向神話和魔幻主義致敬。他還自述自己是一個武俠迷，曾把自己的手稿捐出去換過香港發行的一套金庸小說集，這部小說實際上也是以武俠為軀殼，但是不同於金庸、古龍等的傳統武俠小說，屬於「新武俠」小說。裡面還會穿插影視的平行蒙太奇，推鏡頭等手法。

「每個人都在做夢，小說真的能圓我自己壓抑很久潛意識的夢。」雖然在眾人的印象裡，朱大可一直是一個文學評論家，但是他自述從15歲起就開始寫小說。雖是第一次寫作長篇小說，他也不認為存在很大的困難，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寫作者的思想。如果細讀這本書就會發現他的很多觀點滲透其中，如古代神話交織表明當時文明開放的環境，東西方神話譬如煉金術和煉丹術同源等等。

「神話熱」需歷史加持

關於當下的寫作，朱大可說：「現在的年輕人寫玄幻魔幻小說，想像力很豐富，但是不太尊重歷史，短期的沒有長久生命力。」他也常勸自己的學生創作的時候尊重傳統，尊重歷史文化，只有這樣才能給予加持。

同時他還指出，當年輕作者存在的一個很大誤區就是想要去取代神話。在他看來，有些神話只是結構老了，我們要做的是重構和解釋，不是取代，而是融合接納，只有這樣是神話才能有從遠古到現在的歷史魅力和現實感染力。

一面是研究，一面是普及，朱大可自



■朱大可在鄭州松社書店分享會現場。

己現在還在做着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少年神話小說的寫作，致力於向青少年普及的維度；二是在喜馬拉雅（註：網絡電台）錄製《中國神話趣事》100期，以有趣的方式重新解讀，把中國上古文化，與自己之前《華夏》系列的學術探討形成不同維度的互補。

自言是低產作家

寫小說、寫評論、拍電影、開工作室……活躍的朱大可彷彿有無限的精力和創作活力，但他卻自言並不是一個「高產」作家，甚至非常「低產」。

「以前更慢，現在比以前經驗更豐富之後，每天的寫作可能也就寫個五百字，甚至兩三百字。」在他看來，寫作速度和質量是有密切關係的。有些作家可以三兩個月就能完成一部長篇，但是於他而言，卻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他說：「寫作中，寫作者和寫作對象之間是一個緩慢的互相滲透、互相塑造的過程，要完全融為一體。特別是寫悲劇，有時候放下筆還走不出來，非常耗費心力。」

在研究神話時，朱大可更是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有時候一篇2萬字的文章，就要花3、4個月的時間整理出將近10萬字的案頭筆記。「寫作是慢生活」，研究神話領域20多年的時間，朱大可的作品加起來可能總共還不到100萬字。

那麼，這樣的研究累嗎？朱大可的回答是「其樂無窮」。他說，華夏上古時期其實就是一個揭秘的過程，發現本身就是喜悅。上古時期的資料呈現碎片化，需要利用線索去重建拼圖，而他剛好從小就對解謎很感興趣。當然他也坦言，「即使在這個過程中有錯誤也沒關係，大的方向格局要正確。」

至於擁有如此旺盛的創作活力，朱大可自言：「可能是一種天賦。」在他看來，一個作家的生命力就在於靈魂不衰老。他還自述即使現在依舊「童心未泯」，「我可以和兩歲的小孩開心地談論兩個小時。」

曾有機會到港發展

在得知記者是香港的記者時，朱大可感嘆道：「20年前我差點去了香港。」朱大可在20年前雖然很想香港發展，但是機緣巧合最終未能成行，當看到有些當初去香港發展很好的同行朋友，內心不免還是有幾分遺憾。

他回憶道，那時對香港的感情，可以說是非常喜歡。最喜歡的就是香港高度的商業化下，那種密集嘈雜但井然有序的生活環境，在大街上沒有小偷，也沒有搶劫。他稱香港是可以「種進去生存」的地方。相比之下，他就非常討厭新加坡，直稱其為「文化荒漠」，惡劣的生活環境讓人簡直生存不下去。

「勇闖高峰」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得獎者言獲益良多

日前舉行了由南區學校聯會及南區青年團主辦、南區民政事務處協辦，並由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統籌的2018南區「勇闖高峰」學生領袖培育計劃舉行分享暨嘉許禮，以嘉許計劃中表現出色的學生領袖。參與學生必須由原學校推薦參與，參考學生自己的介紹信、操行。經過篩選後，共100名學生入圍，當中共46名中學生及54名小學生，分別來自9所中學、13所小學及1所特殊學校。本年以「長者」為主題，讓參加者能以多角度反思及參與相關的議題，增加他們對社區事務的關注。

獲得潛質學生領袖金獎的中學組黃繼穎與來自不同學校的中學生組成一組，就中高齡長者議題作為主題，從參與領袖見面日、學習日等不同

個課程到實踐落街擺街站訪談。從一開始收集資料做起，再細分小組在石排灣設攤，就長者對就業及培訓議題展開深入訪問。「過程中不少中高齡長者都表示目前處於在家照顧家人的角色，但對於重新投入社會依舊滿懷憧憬，對於了解保良局就長者就業提供課程的人就寥寥可數。」她說到，不少長者渴望再次進入社會工作，可是因為年齡，能再回原公司工作如同海市蜃樓，只能做些非長期性的小工種。

小學組隊員陳樂諾則參加了大會設計的活動，以行動服務長者，「時空之旅」是他其中一個影響深刻的活動，透過一些儀器感受老年人所處的生活狀態。他說道：「一個個負重的沙包捆綁在身上，使我們寸步難行，如同長者因為骨頭

退化行走艱難。」訪問中他多次提及經過這一次體驗活動，對自己的成長有重大啟發。「以前會嫌棄公公婆婆嘮叨自己，現在會將心比心，嘗試多陪伴老人家。亦知道爺爺經常承擔起家裡的家务，一到周末會積極幫手，減輕他們的勞累。」

南區學校聯會副主席楊美鄰表示，活動助學生看到其他人的需要。踏入第十一年頭，活動也越來越完善，「從一項項訓練到實踐與走訪，我們要做到不單單只是服務社區，更是讓年輕人探討社會議題，為議題表達自己的心聲。超越單向的服務，在這個基礎上深化學生對社群的認識，讓學生關心社區是我們一直主張的。」楊說道。 ■文：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石婉盈



■楊美鄰(中)向學生們分享體驗活動感受。



■在南區勇闖高峰學生領袖培育計劃嘉許禮上表揚出色的學生領袖。